

舒国治“垮掉一代”式的公路流浪本质与意义探微

吕鸣仁*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摘要

舒国治独自开车横跨美国大陆，在公路上不断流浪，显然是受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精神影响，但他却不如他们般无休止地放纵与疯狂，而是面向另一种更惬意、自在的生命探索。舒氏背负着迷茫和怨愤，乘着车子在美国辽阔的疆土里无止尽地移动，在流浪中摸索与深思自身困惑。他依循着自己的处世节奏，抛开名利拘束，藉着“垮掉一代”式的公路流浪，寻觅一个更广阔的生命空间。舒氏所信仰的是“在路上”（On The Road）的流动性本质，欲走出世俗所固化的生命样态，不被时代或他人所操纵。流浪是舒氏对现代社会秩序的抗衡，拒绝社会简单、呆板与重复性的生活方式，毅然选择不断地迁徙，向天地索求解答，在流浪的过程中表达自我、控诉与追寻生命的本质。

关键词：舒国治，公路，流浪，垮掉时代，本质

* 吕鸣仁，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An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Shu Guozhi's “Beat Generation”-Style Road Wanderings

LEE Ming Ren

Fudan University &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Abstract

Shu Guozhi embarked on a solo road trip across the American continent, a journey of perpetual wandering deeply inspired by the spirit of the 1960s Beat Generation. Unlike the boundless indulgence and wild abandon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at movement, Shu's journey embraced a gentler, more liberating exploration of life. Carrying a sense of bewilderment and frustration, he roamed endlessly across America's vast landscapes, seeking to confront and understand his own uncertainties. Shu's journey was marked by his personal rhythm,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fame and success. Through the Beat Generation's iconic road-wandering ethos, he pursued a broader space for life's possibilities. He was guided by the intrinsic mobility of “On the Road”, desiring to break free from the rigid life patterns imposed by society and others. To Shu, this continuous migration served as a quiet rebellion against the monotony of modern social order. Rejecting society's simplistic, repetitive lifestyle, he chose instead the path of constant movement, seeking answers from the natural world. Through his journey, Shu expressed himself, protested against societal norms, and embarked on a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ife.

Keywords: Shu Guozhi, highway, wandering, Beat Generation, nature

一、绪论

舒国治在美国大约有七、八年时间，独自开车横跨美国大陆，其中包括纽约、西雅图、旧金山，圣路易、纽澳良和波士顿等，共游历了美国四十四州，汽车总里程数约十万哩。他把这些毫无目的的流浪体验与感悟写成了“晃荡三部曲”（《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散文集。

舒氏把 31 岁至 38 岁间的 7 年黄金岁都挥霍在这些横竖交错、高低起伏，无止尽的美国公路上。他表示去美国前，未曾预期会漫游这么长的时间，当初只打算在美国定居，然后找一份稳定工作，没料到后来却把时间耗费在公路上流浪。（李欣伦，2002，页 75）舒氏也说：“我原来不是想去旅行什么的，是我大半生没在工作岗位上，于是东跑西荡，弄得像都在路上，也就好像便如同是什么旅行了。”（舒国治，2007，页 E7）他的流浪是为了逃避社会秩序的压迫，便开始在外头游晃，则逐渐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流浪方式。看在他人眼里，这流浪历程可能是无所事事，但他却以流浪来追寻存在的本质。舒氏曾言：“出去过再回来看，更有一些材料。”（李令仪，2000，页 14）透过美国公路，他更能专注于单调、寂寞与空无的意义，探索生命中常被世人所忽视的风景。在漫长的独处生涯里，舒氏以远游异国后的视角洞悉世界，审视一般人习以为常之事，那些日常的细节都换以崭新的样态进入其眼帘、构成他对生活更深一层的领会。

舒氏也坦言：“我能这样写，不是创作来的，而是从生活得来的。”（张辉诚，2006，页 E4）他漫而观之，泛而听之，藉由生活中的漫游与晃荡来发掘生命的真谛。本文从舒氏对流浪的实践与构想，探析他如何在一般的光阴“背面”走出另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如何赋予虚度的时光一种崭新的内涵与价值。

二、舒国治的流浪观

人为何流浪？在流浪中寻找什么呢？“流浪”也成为了文学探索的主题之一。自古至今都有一种人，无法长久的停留在某个地方，永远向往着远方。肖长春在《走长城：一个当代流浪者的传奇经历》说：

我想从《诗经》时代起就有一种苦于出走的人，这种人不能呆在一个地方，他们永远忧伤，永远把远方当作天堂。对于他们来说流浪的理由多种多样，但出于本能，出于对山川大地的一种原始感应，总有个声音呼唤他：走吧，上路吧。我确信自己和他们一样，我将走到比生活比死了更远的地方。（肖长春，1997，页 161）

人类对宇宙的迷惘, 促使我们尝试以各种途径探索生命的终极意义。流浪属于一种精神的探索, 而人类必须选择自己的“旅途”, 在这段过程中不断地成长与超越, 从而达至某种生命的“终点”。舒氏对“旅途”的定义是:“旅途二字, 意谓着奔走不歇。他给人生不自禁的下了凄然的一面旁侧定义。不言旅途, 人生似乎太过笃定, 笃定的象是无有, 又象是太过冗长。倘言旅途, 则原本无端的人生, 陡间增出了几丝细弦, 从此弹化出不尽的各式幻象, 让人或驻足凝神, 或掉头他顾。”(舒国治, 2000, 页 60)他把流浪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甚至觉得“当你什么工作皆不想做, 或人生每一桩事皆有极大的不情愿, 在这时刻, 你毋宁去流浪。去千山万水的熬时度日, 耗空你的身心, 粗砺你的知觉, 直到你能自发的甘愿的回抵原先的枯燥岗位做你身前之事。即使你不出门流浪, 在此种不情愿下, 势必亦在不同工作中流浪。”(舒国治, 2006, 页 63)长久的“无目的旅行”也让他开始思索其中的奥秘。

在旅途中, 舒氏尤其关心趣味性, 他强调“旅途中变化无穷的景致, 未必能转移你固执的视点而达至所谓的‘目不暇给’。看东看西一阵后, 你总还是看回你自己、看回你心中一直还期盼的某一世界。倘你心中想的事不能由旅途中得见, 眼虽不停顾盼, 竟是视而不见。”(舒国治, 2000, 页 61)旅途中总会遇见让人惊讶、稀奇之事, 但舒氏却随遇而安, 心中毫无顾虑, 故总能发现种种微妙的景观, 而丰富其眼界。但这些繁复的风景也充满了风险, 过于丰富反而容易让心灵变得格外焦虑, 因忧虑无法将所见之物留存心底, 浪费了美好的际遇。

这些风景让舒氏回顾与反思自身与外在的关系, 最后则反求诸己。因此, 长期的流浪虽然使他深感迷茫与彷徨, 但这些困顿反而驱使他继续前行。正因他不停地发问、寻觅, 则使流浪过程有了意义, 让他得以藉由旅途省思自身、历史与文化, 透过不停地向外索求, 持续发现各种新奇事物。舒氏的流浪在某种形式上是一种“自我放逐”, 他将此历程当成是一面镜子, 用来省察自身与外界。这即是藉由移动来获取空间视界的新鲜刺激, 继而重新归纳、整理长期所积累的人生经验。远游后的他得以新思维、新角度, 重新诠释原来的生活。在路途中, 舒氏曾言:

八百哩后, 或是十二天后, 往往到了另一片截然不同的境地。距离, 或是时间, 都能把你带到那里。景也变成风化台地了, 植物也粗涩了, 甚至公路上被辗死的动物也不同了。(舒国治, 1998, 页 26)

透过车窗观望外面的世界, 无止尽的公路象是人生无法一眼看尽。舒氏把流浪视为人生的处境来思辨, 如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启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弗兰克·梯利, 1975, 页 33)随着车度与距离, 一切景物都会

被抛掷脑后，或许车会停止，但周围的事物已截然不同。世间万物都在不停更迭与流逝，唯有继续“在路上”。故舒氏总说：“不要太快回家，不要担忧下一站，不要想自己脏不脏，或这个地方脏不脏。不要忧虑携带的东西够不够，最好没带什么东西；没有拍下的照片或没有写下的札记都不算损失，因为还有回忆。”（舒国治，2000，页 161）流浪的关键在于心灵层面，而绝非外在物质的享受。舒氏在大学期间就背着包出走国外，不受外物与时间牵绊，在外耗着不回家。这一段悠长的旅程让他获得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迷糊时光”，他如此描述那一段岁月：

我也恰好过三、五年这样漫无目的走一站是一站的日子，只是我那时已三十出头，惟一的遗憾是没他们大学生那么的天真、那么的全无所谓。这是年齿的些微无奈，虽然我也安于好几天才洗一次澡，吃简略的食物，并且不怎么和亲友勤于联络。……且它（指美国）又是全世界最讲忙碌或至少看似忙于效率之国，而我散漫依然，忘了愧疚。（舒国治，2000，页 160）

舒氏的流浪抛开了物质生活与社会身份，以一种孤傲的姿态遨游大地。这是运用空间的移动来激发心灵的升华，如同寇特勒（Jeffrey A Kottler）所言：“它（指旅行）是肉体上的移动再安顿——所带来的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转换，更是精神与心灵状态的更替。”（杰佛瑞·寇特勒，1997，页 51）当流浪达到极致后，周围的景物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则是心中所酝酿的思索与体悟。舒氏毫无目的的流浪，在历经无数时间与精力后，其心智已然演练成一种“成熟的晃荡”或“成熟的悠闲”。最后，他能以多种角色去流浪与观照，并以最舒适的方式过一种经过省察后的“自然”生活。

三、“垮掉一代”之流浪精神

1960年代恰好是舒国治这一辈 baby boomer（战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成为少年的时代。当时离战争已过去了十多年，全世界都在努力追求经济发展和财富。直至六十年代末期，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蠢蠢欲动、自我解放的氛围，舒氏如是形容：

那是一个你一边念着“小桥流水人家”感到熟悉之极，却又看不到丝毫中国古东西的年代及地方，因为空无，因为清苦。也于是虚怀若谷，任何的风吹得进来。（舒国治，2000，页 37）

他凭借流浪对抗当时的社会取向，可谓现代化过程产生的“反现代化”与“贬现代化”现象（博格，1985，页 259），即反叛现代文化对物质世界、社会关系及个体的控制，具有“崇尚自然”（nature worship）、发掘（dig）真实、探索心灵及追求简朴的表征。（博格，1985，页 275）这种思想特质显然源于美国“垮

掉一代”(Beat Generation)(柏纳, 1998, 页 158)的反叛精神, 其中以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在路上》(On The Road)为指标。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迅速腾飞, 形成了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那时候, 美国民众的生活品质与效率大大提升, 高楼、工厂四处林立, 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 但反而人们的精神状态, 却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气氛里, 找不到心灵的归属。

“垮掉一代”源于美国 1940 年代末的文化及社会现象, 催化了 1960 年代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嬉皮运动”(hippie)¹。美国政府把这批所谓的嬉皮士描述为一群“愚昧无知、无理取闹、自我挫败”、“精神不正常的年轻人”(Anderson, 1999, p.130)。“垮掉一代”的社会现象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普遍空虚、迷惘、压抑, 这让“嬉皮运动”的反文化、反体制、反主流青年在那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在思想被压抑的沉闷年代中, “垮掉一代”以生活实践及表达自由思想的方式, 藐视当时的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文楚安, 2009, 页 144)其本质上属于“一种敌对文化(Adversary Culture)”, “一种毫不掩饰其意图、执意与传统资产阶级文化对着”的“敌对文化”(Trilling, 1967, p.xii-xv)。他们多数是一群年轻人, 集结在哥伦比亚大学, 为了反抗美国安稳、富庶的社会秩序与文化, 而选择了一种我行我素、逃避、叛逆、厌倦、疯狂或鄙夷的态度。他们甚至“为了标榜自己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自愿过贫困的生活, 或者浪迹于都市的底层, 加入由流氓、妓女、毒品贩子和爵士乐歌手组成的‘地下社会’, 逐渐形成他们的独特的生活哲学, 以及一种与高雅文化鲜明对立的‘地下文化’。”(赵一凡, 1981, 页 145)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词典》把“垮掉一代”诠释为:

一些诗人和小说家由于共同的社会观念——反现有秩序、反政治、反理性——而结成的一个松散的集团, 他们反对主流文化、文学和道德价值观, 主张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表现。(艾布拉姆斯, 2009, 页 43)

另一方面, 他们也探索内心, 反战、参禅、读尼采、学习老庄、支持民权及环保运动、致力于小说创作和诗歌写作等。他们尝试摆脱主流社会的束缚、追寻自由与自我、关爱自然的哲学倾向(厦学花, 2006, 页 13)。凯鲁亚克亦说:“我们象是一群生活在地下的人,我们过的是一种‘垮掉的’生活方式——我的意思是, 直面生活, 直面自我, 因为我们的确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同时, 我们厌倦这个世界一切形式和社会规范。”(文楚安, 2009, 页 49)这如同舒氏在面

¹ 在构词上 hip 是“知道的、理解的”, 而 pie 是“...的人”的意思, 两者合之代表“一个明白的人”、“一个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或者“一个知道的人”。因为嬉皮士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明白”, 而觉得 60 年代的美国是一个“病态社会”, 故他对周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 一个与旧世界并行不悖但不在同一股道上前行的世界”(Anderson, Terry, 1999)(Trilling.L., 1967, p.135-137)。

对忙碌的台北生活时，深感厌倦，而他的流浪其实也是一种对文明发展时期的逃脱，试图挣脱都市的枷锁。舒氏曾表示在旅途中的感受：

有好些年，我在美国跑了不少地方，总有四十几个州，总跑过约十万哩。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睡过太多太多异地的车上，去了太多太多毫无来由的村镇。十多年后回想，仍想不出一个道理我干嘛要在那些公路上让我的汽车滑行。（舒国治，2006，页41）

在舒氏遭遇这些大量的空白及其无目的性的疑惑时，而扪心自问旅途的目的。正因他能持续地叩问及找寻新的“目标”，恰恰使得这段流浪过程充满了意义。这一种随性的“自我放逐”其实是他反抗社会的委婉策略。杨照曾对其流浪写作评论道：

与其说舒国治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文体，不如说他开发了一种新鲜的生活态度，然后用同样步调、节奏的文字，迷人地记录了过着日子的所思所感。舒国治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染力，却明显是无法仿效的，因为其背后直接的生活连结。（杨照，2008，页45）

这一种“生活态度”与“嬉皮士”相似，中文所谓的“嬉皮士”其实是从hippie 谐音译之而来，给人一种“嘻嘻哈哈、不严肃”的典型印象，但其实他们在对抗主流社会时是严肃的，他们深知美国的“病态社会”，故想“创建一个新世界”。故“嬉皮士”并非糊里糊涂，而是认知清醒的“明白人”，所以“嬉皮士”并非一定是蓄长发、吸毒、唱摇滚乐和参与性狂欢的那群人，它的核心是一种反抗精神。相较于美国“垮掉一代”那种疯癫与病态的“在路上”形式，舒氏的流浪书写却更惬意、自在与从容，他并没有沉溺于毒品、大麻、亦没有表现得决绝与刚烈。但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在于敢于认清现实和反叛主流社会的精神，正如泰利·安德森所言“参加反正统文化是一种心态、一种心情、一种精神。”（Anderson, 1999, p.131）他们都试图在流浪生涯中寻找关于生命的本质。在路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亦没有追逐名利，仅仅透过移动、观看、体验与写作，赋予自身一个与世界真诚与袒露的机会。舒氏信仰的正属于这种“垮掉一代”的流浪精神，如约翰·霍尔姆斯《这就是“垮掉的一代”》的诠释：

“beat”这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筋疲力尽、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约翰·霍尔姆斯，2002，页362）

流浪是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抗，拒绝外物束缚而进行无休止的移动、不停地探索生命本质，进而摆脱现代化及资本主义的侵蚀，以一种“闯荡江湖却又不谙世故的眼睛看着纽约的绝对疯狂和荒诞的浮躁，看它的数百万居民为了钱而你争我夺，疯狂的梦——掠夺、攫取、给予、叹息、死亡，只为了日后能葬身在长岛

市以远的可怕的墓地城市。”(杰克·凯鲁亚克, 2006, 页 135) 然而, 舒氏对于流浪的叙述则反映了其对心灵安顿的渴求与领会。他不为文明的表象所迷惑, 不受资本主义的利益所摆布, 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反叛、无止尽的逃离, 也同时意味着无止尽的追寻。舒氏“在路上”观照大地, 其生活看似放浪形骸, 实则是漫游在心灵和物质的无限空间里, 试着返回生命的原始状态。

四、“在路上”的公路流浪与寻觅

舒氏受“垮掉一代”影响, 背负着迷茫和怨愤, 乘着车子在美国辽阔的疆土里无止尽的移动, 在流浪中摸索与解决自身困惑, 也借由流浪的行动表达自我(厦学花, 2006, 页 9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大量修建公路, 加上汽车制造数量爆增, 汽车文化逐渐成为美国很重要的部分。美国领土也在不断扩张, 在路上充斥着大量的汽车, 格外带有体现自由与自我的象征意义。惠特曼《大路歌》曾赞扬美国公路“要认识宇宙本身就是一条大路, 是许多条大路, 是为旅行的灵魂而开辟的大路。”(惠德曼, 2016, 页 106) 对于这种美国公路的想象, 舒氏也表示:

这说的是美国公路。“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的那种公路, Lost Highway (汉克·威廉姆斯的名曲) 的那种公路, They Drive By Night (Raoul Walsh 的四十年代名片) 的那种公路。这些个被歌曲、电影、文学、流浪汉闲谈等所诗化的魔幻奇景之天堂通道却气势仅是无所适从者不得不暂浮其上、犹不能安居落脚的困厄客途, 竟然不自禁成为美国最最波谲云诡令我不能忘怀的一份意象。(舒国治, 2006, 页 36)

舒氏曾于《美国旅行与旧车天堂》分享旅行美国的最佳玩法: 流浪美国可分为两种: 巴士(如灰狗或绿龟巴士)以及自行开车, 但以汽车奔驰在公路上较为方便, 因为这样就能随兴停靠, 而且路线安排灵活, 又可以节省经费。所以他分析道, 外地人最合宜又最尽兴的游玩方式便是: 买辆旧车来开, 可以从此岸开到彼岸。对此他曾解释:

真正的横跨美国、无止境的东南西北遨游, 则必须自己开车。惟有开着自己的车, 适才错过的奇景, 才能掉头去看。极其偏僻却又极珍贵的节庆、风俗, 甚至只是古老的赶集, 才能柳暗花明的抵达看到。更别说长途驱车后受星光、虫声等天成气氛长时笼罩下所凝生出的一股孤独却又静好的自我感, 是火车、巴士、飞机等交通工具皆无法得臻的。(舒国治, 2006, 页 173)

在辽阔的美国公路开车，既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停或走，尽情的欣赏四周美景，又可探访偏僻之地的习俗。舒氏在美国流浪了七年，认为美国是“公路旅行的天堂”。他那不知归期的流浪，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正如金斯伯格在《嚎叫》中所言般，他们一连七十二个小时驾车穿过田野，看我是否看你是否看他是否幻想找到永恒。（艾伦·金斯伯格，2000，页121）舒氏也感慨道：

十多年后回想，仍然想不出一个道理我干嘛要在那些公路上让我的汽车滑行。（舒国治，2000，页120）

真正令人留在异地不走的，其实是一种糊涂的惰性，一股先天形成的“游魂”（wanderlust）血液。……我在美国公路上无休无尽的奔来奔去，大概因为那种惰性及游魂血液吧。（舒国治，1998，页38）

舒氏的美国流浪最初并非以旅行为目标，而后来所谓的“旅行书写”，仅是为了排遣路途上的寂寞。在漫长的“旅程”中，其实并未给他带来焦虑与愧疚，但世俗总会觉得他是在浪费生命，不务正业。他一再踏上这没有尽头的“旅途”，在路上信仰着一种新生活、新秩序，并不想让生活稳定，也不想陷入社会的规范里，对他来说“道路就是生活。”（杰克·凯鲁亚克，2006，页271）“是人生之路，求真之路，也是精神成长之路。”（肖明翰，2010，页66）舒氏犹如“垮掉一代”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新世界”，这“意味着对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唾弃，对工业文明体制化社会的逃避和因战后麦卡锡主义的横行而萎缩的个人心灵自由的舒展和开拓。”（钱林森，2002，页302）李顺春亦言：“杰克·克鲁亚克认为‘垮掉的一代’在本质上是宗教的一代。他们并非追求生活之放纵，而是探索灵魂之自由、精神之化境和灵魂之超越。”（李顺春，2011，页3）

舒氏“旅行”正是以“散漫、自由”为依归，且从不计划任何行程。在公路时，为了获得最完整与充实的美感经验，他甚至强调不可留恋于沿途的绝色奇景，对此则表示：

诸君，不要逗留，切莫对美国公路投寄太多情怀。……这些绝色奇景路程你或许不得不好好赏玩，甚至庆幸自己运气好，是的，但略做游看就好，请别多所停留。（舒国治，2006，页47）

旅途或许只是人生中的一半，另一半须得在下了车后再去谋取。古人诗谓：“旅途虽驱愁，不如早还家”，确然，多少人在下了车后兴出好几许的怅惘，然总得在下次再上路前将前次心中连波摆平，而后面临另一未知的新境界才算不虚此行。（舒国治，2000，页62）

在舒氏眼中, 美国公路是寂寞者的原乡, 那些旅途中的景象, 多半是空洞而单调, 让人不得不“专注于空无”(舒国治, 2006, 页 36)。他认为“多半时候, 眼睛看向无尽延伸的前路, 却又茫茫无所摄视; 偶尔一刻, 凝注于后视镜中映出的特别切割出的画面。再就是微微转动脖子, 随兴一瞥左右那份横移的沿路境况。也就是这么些个眼睛的泛泛作业。往往有极长的时间, 眼光俱因无奇的视界而一再呈现漠然, 却必须始终维持着, 它不被允许闭起来。”(舒国治, 2006, 页 36) 那单调空洞的公路反映了流浪者内心的空虚, 每日在广大无边的美国公路上流浪, 流浪者的生命渐渐进入空洞状态, 眼前旅途既不见起点, 也找不着终点。舒氏“有时一天只开八十哩或一百二十哩, 这里停停, 那里绕绕, 在法院广场前的老树浓荫下慢慢歇息, 在一家老药房的吧台上喝一杯当下用可乐糖浆调以苏打水做出的可乐, 看着过往的老派乡民, 好像时间暂且停了下来, 如此晚上索性在此镇夜宿车上。”(舒国治, 2006, 页 41)

舒氏的远游, 可谓是他面对生命无所适从时的逃离, 以及他对固有秩序的反思与对自由本质的追寻历程。他结束了美国流浪后, 仍持续闲庭信步, 在台湾大街小巷里晃荡, 甚至远赴大陆、京都、斯德哥尔摩及意大利等各大城市。“无止尽的移动”是他对生命的信仰, 正如王永年在翻译《在路上》的前言所述:

《在路上》的流浪其实是在“寻求, 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 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 沿途寻找刺激, 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 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界限, 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杰克·凯鲁亚克, 2006)

随年岁愈大, 舒氏渐渐知晓社会中所赋予于他的角色是如此沉重, 而选择逃离这被禁锢的“牢笼”。舒氏那放浪不羁、奔走不休的流浪, 是因为他始终相信, 只要继续走, 随时都会发现更好的地方。在美国公路上, 他以“散漫”为中心“不断地移动、不停地出走”, 只为了找寻生命的本质。

五、结论

舒国治的流浪, 忠于自由的生命本质, 依循着自己的生活节奏, 摆脱众人所抛不开、放不下的名利拘束, 藉着“垮掉一代”式的公路流浪换得更自在、广阔的生命空间。他虽不肯按部就班工作, 而选择无所事事晃荡在世界各地, 但却用其流浪岁月构筑出另一种“新世界”, 选择不活在一个如迷宫般的社会秩序里。他所信仰的是“在路上”的流动性本质, 欲走出世俗已然固化的疆界, 不受时代或他人所操纵。

舒氏不断地“在路上”远行，虽一无所获，但好在也没什么可失去。他拥有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形态，走在路上也活在当下。或许流浪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习作”，要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唯有一直出走、迁徙，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 李顺春（2011）。《美国“垮掉的一代”与东方佛禅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 李欣伦（2002）。拾掇生活琐趣的行者——专访舒国治。《文讯杂志》，195，73-76。
- 李令仪（2000年4月14日）。舒国治作品集问世——旅行文学作家，坚持“理想的下午”直排的老感觉。《联合报》。
- 钱林森、张弘（2002）。《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 舒国治（1998）。《纵横天下》。联合文学出版社。
- 舒国治（2000）。《理想的下午》。远流出版社。
- 舒国治（2000）。《理想的下午——关于旅行也关于晃动》。远流出版社。
- 舒国治（2000）。新式青春之初期涌动：1963-1975。《联合报》。
- 舒国治（2006）。《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舒国治（2007年5月29日）。一个懒人的生活及写作。《联合报》。
- 文楚安（2009）。《垮掉一代及其他》。江西教育出版社。
- 厦学花（2006）。《嬉皮士》。上海辞书出版社。
- 肖长春（1997）。《走长城：一个当代流浪者的传奇经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肖明翰（2010）。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探索与《在路上》的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7（1）。
- 杨照（2008年9月16日）。现代都会的开散传奇。《联合报》。
- 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2002）。这就是“垮掉的一代”。载于文楚安编，《“垮掉一代”及其他》。四川大学出版社。
- 张辉诚（2006年11月19日）。清简生活的赏玩者——访作家舒国治。《联合报》。
- 赵一凡（1981）。《垮掉的一代》述评。《当代外国文学》，3。
- Abrams, M. H. (2009). 《文学术语词典·第七版》（吴松江译）。（原著出版年：1957）。
- Berger Peter L. (1985). 《漂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曾维宗译）。（原著出版年：1978）。
- Burner, D. (1998). 《60年代》（许授南译）。（原著出版年：1998）。
- Ginsberg, A. (2000). 《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原著出版年：1996）。
- Kerouac, J. (2006). 《在路上》（王永年译）。（原著出版年：1957）。
- Kottler, J. A. (1997). 《旅行，重新打造自己》（黎雅丽译）。（原著出版年：1997）。
- Thilly, F. (1975). 《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原著出版年：1914）。
- Whitman, W. (2016). 《草叶集选》（赵萝蕤译）。（原著出版年：1855）。
- Anderson, T. (1999). *The sixties*. Longman.
- Trilling, L. (1967). *Beyond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Penguin.